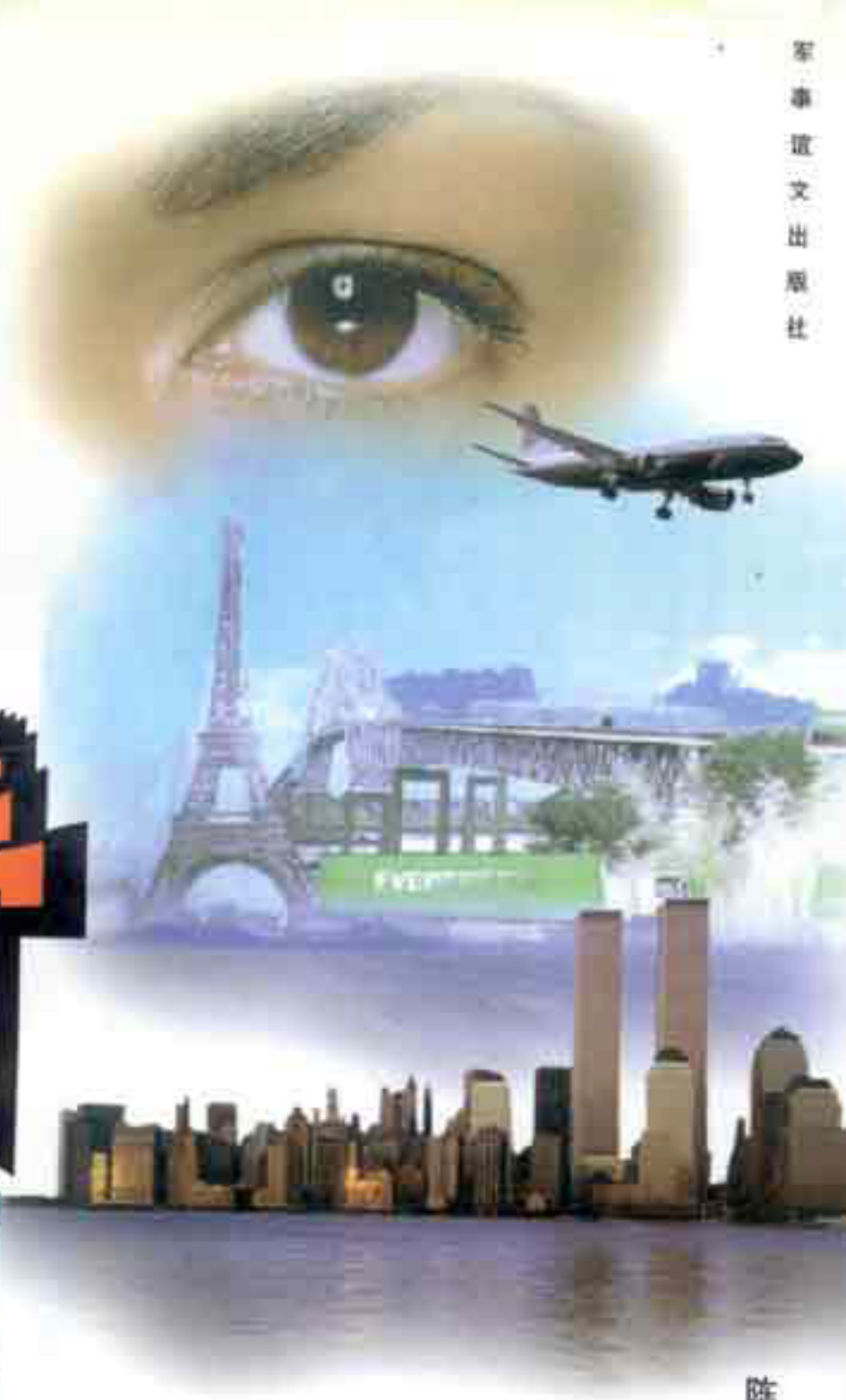
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中国军人



世界



陈先义 主编

中国军人看世界

陈先义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认识这多彩的世界（代序）

这些年，在我们部队中，不断有朋友们出国归来，每每听他们谈其观感，总觉得是一种独特的享受。朋友们的话题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摩天大楼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、美如花园的环境，更多的是谈文化，谈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差异，谈他们对域外文化的感受和思考。自然，在我们军人中，能有机会出国走一走的，毕竟是极少数的幸运者。有一天，我突发联想，如果能将这些朋友谈出国感受的文章汇编成书，提供给广大读者，丰富广大官兵对当今世界的认识，那无疑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。于是，这便成了我编辑这本《中国军人看世界》的初衷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有幸能出国走一走的朋友，几乎是清一色的从事文化工作或文化领导工作的部队作家。因此，以作家之笔谈出访感受，便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。可以说，收入本集中的这些篇章，都是充满感情色彩的优美散文。它们多发表于军内外报刊，如今我们将其结集成书，于读者，无疑是作了一次多国旅行。

这些年，我们的伟大祖国正处在急剧变革和突飞猛进的时代，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从事

着改天换地、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不断地展现于人们的视野，促使人们对种种新的情况作出理性的思考。作为当代军人，关注世界，关注社会，关注时代，这既是职业的需要，也是新一代军人富于思考的鲜明特征。

世界是多彩的，又是复杂的、变化的。对这个多姿多彩、动荡而复杂的世界，作为当代中国军人，必然有其独特的看法，这些看法，自然也具有〔赋予〕时代的标记。比如，怎么看待西方世界，怎么看待东西方的差别？便是这本书的作者们议论较多的话题。

历史上，我们中华民族曾有过文化、经济诸方面领世界之先的辉煌时期。早在公元前百年，中华民族早已从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社会，曾创造了堪称世界一流的灿烂文明，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神秘而富有的“天国上邦。”而西欧的日耳曼人直到公元 5 世纪的时候，才建起了一些十分落后、几乎没有城堡、没有文明的封建国家。而美洲差不多是一片广袤的荒芜之地，还等待着人们去开垦。东西方历史发展的时差，想想错位了 1000 多年。然而，又一个 1000 多年过去之后，当西方大踏步地向前发展时，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这关键的历史转型期又原地踏步了数百年，失去了

"汉官威仪"，没有了文明的尊荣，而只能"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了"。

对待西方的文明与进步，要历史地看、辨证地看。是的，西方曾有过历史的进步，也有历史的反动。它们曾以勃勃的生机把西方封建专制制度推入了地中海、大西洋，这是它们的历史功绩。但是它们却从此把整个世界剥夺个一贫如洗、血迹斑斑，这是它们永远洗不掉的历史罪恶。在今日的中国圆明园废墟上，将千秋万代铭刻着侵略者的暴行。

西方，曾在过历史的辉煌，但也有历史的耻辱。它们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创造了比此前人类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财富，但这蓝色的文明、金色的富裕都是用野蛮与暴力、白骨与鲜血堆砌而成。是它们率先完成了全球航行，不仅开辟了新航线，也证明了地球是个圆的假说。历史记下了迪亚南、哥伦布、麦哲伦的名字，但历史也用西方在"海盗船"上对整个世界挥舞过的"殖民剑"，把资本主义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。

西方，也曾诞生过灿烂的人文思想，但也培养了人类史上奢靡腐朽的价值观。人们不会忘记但丁的《神曲》、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、达·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、米

开郎基罗的《被缚的奴隶》，人们不会忘记布鲁诺为了哥白尼的"太阳中心说"而被投入了罗马的烈火、胡司为了宗教改革学说而付出的鲜血，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些至今仍闪烁着人类理性光辉的思想，但历史也将无情地鞭笞那些给人类带来无穷灾难和祸患的邪说、几乎可以填平人与兽之鸿沟的那些腐朽的价值观。

世界是这样复杂，对于军人，不能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茫然无知。今天，那些闭目塞听、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的封建保守观念，已被时代大潮所唾弃。但是，盲目把西方比作现代"民主乐园"、"自由天堂"的错误观点，也同样是一切理性的中国人应坚决予以摒弃的。应该说，一切代表进步的思想和文化，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；而那些没落的反动的思想和文化，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。只有了解世界，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；只有正确的认识世界，我们才可能去能动地改造世界。

记得我国晋朝的时候，"一传而入三史"的陶渊明曾写过一篇传世名文《桃花源记》，文中记载源中人"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"是的，不知有"汉"，而何谈"魏晋"？何识"魏晋"？今天，不问世事变幻的"桃花源"中人怕是不多了，渴望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，已成为

当代人的一个鲜明特征。

通过这本书，若能对您了解世界、认识世界有所帮助，在文学上给您带来某些愉悦，那么，我和本书的所有作者朋友将感到十分欣慰。愿您能喜欢它。

编者：陈先文

1997 年 5 月 23 日

赵鹭，1936 年 8 月生于山东省安邱县。1949 年 6 月入伍。历任山东军区文工团团员。某部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。济南军区文化部干事、创作员、创作室副主任、文化科科长。总政治部电影处副处长、文艺处处长。解放军艺术学院训练部部长、副院长等。参加过抗美援朝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。1990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战琴》、散文集《剑岛行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火红的表春》、多幕话剧《沂水春风》等。执笔写作的长篇回忆录有《跟随毛主席长征》、《横戈马上》等。主编的短篇小说集、报告文学集、诗歌集等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出版发行。多次获军内外优秀创作奖。多篇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发表、出版。1994 年离休。

柏林 • 10 • 23 梦（二题）

●赵骛

"生命的内容和意义"

访问东欧演出的最后一站，是乡情多姿的民主德国。许久了，脑际中老浮现着曾住过的柏林旅馆 10 层 23 号，浮现着在那个走廊尽头，安静得有点神秘的房间里做过的那些似梦非梦的梦……

赵记不要说出访欧洲美洲拉丁美洲，就在亚洲，也只是为了"抗美援朝保家卫国"才跨过鸭绿江的我，近年来，却多次在柏林、在莱比锡，有时象在索菲亚或者莫斯科同他相见，而且用汉语进行着无拘无束的交谈--尽管他不懂、也不会讲汉语--交谈的内容几乎全是政治性很强的、主要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在我看来相当重大的原则问题。我问他：共产（第三）国际建立时，中国、朝鲜等国的代表，为什么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，是不是有人瞧不起我们东方的革命者？我恳请他告诉我：作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政治书记处书记，他如何评价这个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的功过是非，特别在

这变化莫测的八十年代。我向他请教：共产国际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宣布解散？有一次，我甚至“逼”他从头到尾讲一讲 1920 年他从意大利秘赴莫斯科会见列宁的过程和谈话内容……面对我的提问，他总是叼着直杆烟斗，把胖胖的手指插进浓发里，笑咪咪、极有耐性地解释着，回答着。我则使出全身的解数，脑记手书，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。

这次到民德，特别由莱比锡返回柏林这 10 • 23 房间，我们几乎夜夜长谈。谈的更加无拘无束，题目和内容也更加海阔天空。我刨根问底地要求他谈他的家庭，他的爱情，他的欢乐与痛苦，他的友谊与仇恨，他的超人的冷静和同样超人的激动，他的超人的严肃和同样超人的幽默……只是每当我心切地要把这些宝贵的长谈梳理清楚时，刹那间一切的一切都荡然无存--想之过甚，求之过急，梦便多而真，真而切，来得也匆匆，去得也匆匆。唉，梦，为什么会醒？醒来又为什么会全然皆空？

完全是由于他和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以伦比的忠诚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莱比锡这么个地方，才略微知道了些柏林市南这座民主德国第二大城光辉的历史，灿烂的文化和美好的今天，才知道了那么多为人类文明增辉添彩的人

物，或延生在这里，或在这块似乎蕴藏着特殊的、无穷无尽创造元素的高空、地下、河流、山谷中进行的那么多已被历史公认的卓著而伟大的创造--象马克思。恩格斯、列宁……象歌德、席勒、莱辛……象巴赫、门德尔松、贝多芬……当然还有他，还有与他--实质上是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--的历史、光荣、骄傲相连的，旧时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，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--一座只不过两层，却十分雄伟、庄严的擎天大厦。

现在您已经知道了他那伟大的名字--格奥尔基·米哈伊洛维奇·季米特洛夫。

1933年10月16日--季米特洛夫在希特勒党徒一手制造的"国会纵火案"中被捕九个多月后，莱比锡法庭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讯开始的时候，他以虽略显沙哑但宏钟般震撼人心的声音，他以虽孤身一人却胜过千军万马的气势，向全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宣告：

我是在保卫我自己，一个被控的共产党员。

我是在保卫自己共产主义者的荣誉。

我是在保卫我的共产主义的信仰。

我是在保卫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和意义。

我第一次读到这些充满"生命的内容和意义"的文字

的时候，我确信同时就听到了他那激情如潮的声音，就看到了他那只伏案的大手--我认为他手下是宇宙间无垠的田野，滚滚的江河，刺天的山峰，奔腾的大海！就看到了他那只伸向远方的长臂--我认为他指的是虽然路程会曲折艰难，但一定能够实现的英特纳雄奈尔！也看到了他那魁梧的往前冲击的身躯--我认为这决不单单是他一个人，而是千百万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的人们的集体形象。这声音和形象里包含着共产党人的信仰、信念、理想、感情、精神、情操。它鼓舞着勇敢的进取者；鞭策着暂时的落伍者；扶持着幼稚的动摇者；它是无形而巨大的力量！

我常常被这声音和形象震动着--在困惑或彷徨时，在迷惘或消沉时，在失落或烦恼时；在胜利或欢乐时。有时是在睡梦里……

这次由布达佩斯飞抵柏林，民德的主人为我们准备得真叫仔细、周到。一份“中国人民友好艺术团访德日程表”，象无言的向导，使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了在这个友好的、美丽的国家，将看到些什么，听到些什么，了解到些什么。当我发现日程表中安排我们去莱比锡，并在那里参观巴赫墓地，门德尔松音乐院，出席在莱比锡音乐厅举行的音乐

会，同卡尔·马克思大学的教授们座谈，还将会见民德各国人民友好协会（相当于我国的对外友协）莱比锡分会副主席格尔科博士时，自然非常高兴。但心下也确有遗憾——怎么没有去季米特洛夫博物馆的活动呢？要知道，只是因为有了季米特洛夫，我心中才有莱比锡呀！

到柏林的当晚，在民德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我通过翻译同临座的柏林市副市长进行了非常友好的谈话。当他问我在民德期间有什么个人要求时，我坦率地告诉他，想看布莱希特的戏，想参观季米特洛夫博物馆。副市长耸耸肩，说："十分抱歉，布莱希特剧院目前正在国外访问演出。而季米特洛夫博物馆——您大概知道，一个在索菲亚，一个在莱比锡，都不在我们柏林。怎么，您是剧作家，还是历史学家？"我递给他一张印有英文的名片，那上面写着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。他看着名片问我："您是有意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吗？""是他们自己联系在一起的。"我说，"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结束他最后一次发言的时候，引用的是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《伽利略传》主人翁的话。"副市长望着我，没有说话。但他的眼神使我感到他在问我：你记得季米特洛夫引用的话吗？现在想，大概因为当时我已喝过了几杯

酒，有点忘情，于是禁不住背诵了季米特洛夫的话：

"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，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，要处他死刑，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：

"地球仍然在转动！"

这个科学的愿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。

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：

'它仍然在转动！'

历史的车轮在转动，向前转动，朝着苏维埃的欧洲，朝着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的方向转动……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，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！"

副市长站了起来，神色庄重地举起酒杯，说："为了终将彻底胜利的共产主义事业，干杯！"

我说："这样重大的提议，按中国人的习惯，应该连干三杯！"

大概"连干三杯"四个字在德语里不容易表达清楚，翻译望着我有点为难。于是我举起酒杯，伸出三个指头。副市长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一边点头，一边要服务员在桌上摆了三个新酒杯。酒倒满，他带头真真连干了三杯。

实在说，我是个有半斤八两北京"二锅头"酒量的人。

这种"洋"威士忌，味道稍酸，虽有点涩，但并无直感上的刺激，喝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，回到柏林旅馆 10 层 23 号，脚下踏着的已经不是地毯，而是厚厚的、松软的棉花了……

我在床上吗？

我睡着了吗？

不。我非但没有躺下，而且正在宽敞的马路上行走着，寻觅着……

……对我来说，这是一座完全陌生而又非常熟悉的古堡式圆顶楼房。古堡四周是古代骑士的塑像--是古代的吗？支撑着三角形门楼的是六根粗粗、圆圆的石柱--是石头的吗？门两侧是在德国很少见到的绿的流油的塔松--是塔松吗？大门前高高的白色路灯杆上，挂着一个写有德文的长方形牌子，牌子中间有一人黑色的圆圈，圆圈中间写着两位阿拉伯数字：40--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……从大门里走出三个人，二女一男。二女中的长者，头上裹着一条粗大的披巾，看上去已七十岁开外了，另一位妇女大概近五十岁，架一副眼镜，戴一项男式博士帽，消瘦得比长者还厉害。而在她们中间站着的，我一眼就认出是季米特洛夫。他穿一件皮夹克，头发老长。女中的长

者是季米特洛夫的母亲--帕拉什凯娃·多谢娃；戴博士帽的是他的妹妹：叶列娜。帕拉什凯娃一世生了六男二女。三个儿子在季米特洛夫因"国会纵火案"被捕前，已先后离开人世。一个死于巴尔干战争；一个在俄国参加革命斗争，死于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监狱；一个死于保加利亚法西斯的屠刀下。两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。而她的丈夫迪米特尔·米哈伊洛夫--索菲亚市郊一个小小的皮帽作坊里作针线活的工人，在季米特洛夫十三岁的时候，便被"上帝"召去了。目不识丁的帕拉什凯娃，培育了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的子女--当然，最杰出的是季米特洛夫。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刑事第四部法庭，宣布开庭公审"国会纵火案"的时候，帕拉什凯娃和女儿叶列娜就坐在旁听席上望着自己的亲人。季米特洛夫也看到了自己亲爱的母亲和妹妹。在这之前他们通过信，季米特洛夫告慰年迈的老母："我有勇气，有耐性，有信心担起自己的十字架。"他还写道："现在我的处境当然不佳。可是，人是什么都可以忍受的。"母亲告诉儿子正在为恢复他的自由而奔走。她还告诉儿子，留比莎（季米特洛夫的妻子）在莫斯科病死了。死前给季米特洛夫留下了信。

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被囚于德国法西斯的监牢里。

她还告诉季米特洛夫，他最疼爱的一個外甥，已被保加利亚反动当局判处了死刑。母亲让她代笔的女儿写上：“我把这两件事告诉你，亲爱的儿子，是因你说你‘有勇气，有耐性’你‘什么都可以忍受’。我相信你。你不是第一次被捕坐牢，九月起义后，你被法西斯反动派缺席判处过死刑。你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儿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死去！”……我向这三位可敬的长者扑过去！

钟声响了--我在柏林买了一只带猫头鹰的挂钟，它响了整整十二下，10·23房间里一片漆黑……

我是在床上。

我是睡着了。

我有没有作梦呢？

没有。

我确实来到了莱比锡，而且来到了那古堡式圆顶楼房前，而且穿过那六根粗粗的、圆圆的石柱，走进了旧时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，如今的季米特洛夫博物馆。很多人从博物馆走出来，欧洲人，美洲人，亚洲人，只是没有帕拉什凯娃，没有叶列娜，也没有季米特洛夫。我想我会见到他们，在楼上，在莱比锡审判庭上。我想他们在等着我，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。楼梯很宽、很高，我走得很